漢書/卷09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外戚傳　第六十七下 ◄

漢書
卷九十八 元后傳　第六十八

► 王莽傳　第六十九上

孝元皇后，王莽姑也。莽自謂黃帝之後，其《自本》曰：黃帝姓姚氏，八世生虞舜。舜起嬀汭，以嬀為姓。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，是為胡公，十三世生完。完字敬仲，奔齊，齊桓公以為卿，姓田氏。十一世，田和有齊國，二世稱王，至王建為秦所滅。項羽起，封建孫安為濟北王。至漢興，安失國，齊人謂之「王家」，因以為氏。

文、景間，安孫遂字伯紀，處東平陵，生賀，字翁孺。為武帝繡衣御史，逐捕魏郡群盜堅盧等黨與，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，翁孺皆縱不誅。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，誅千石以下，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，大部至斬萬餘人，語見《酷吏傳》。翁孺以奉使不稱免，歎曰：「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，吾所活者萬餘人，後世其興乎！」

翁孺既免，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，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，為三老，魏郡人德之。元城建公曰：「昔春秋沙麓崩，晉史卜之，曰：『陰為陽雄，土火相乘，故有沙麓崩。後六百四十五年，宜有聖女興。』其齊田乎！今王翁孺徙，正真其地，日月當之。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，即沙鹿地也。後八十年，當有貴女興天下」云。

翁孺生禁，字稚君，少學法律長安，為廷尉史，本始三年，生女政君，即元后也。禁有大志，不修廉隅，好酒色，多取傍妻，凡有四女八男；長女君俠，次即元后政君，次君力，次君弟；長男鳳孝卿，次曼元卿，譚子元，崇少子，商子夏，立子叔，根稚卿，逢時委卿，唯鳳、崇與元后政君同母。母，適妻，魏郡李氏女也。後以妒去，更嫁為河內苟賓妻。

初，李親任政君在身，夢月入其懷。及壯大，婉順得婦人道。嘗許嫁，未行，所許者死。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，未入，王薨。禁獨怪之，使卜數者相政君：「當大貴，不可言。」禁心以為然，乃教書，學鼓琴。五鳳中，獻政君，年十八矣，入掖庭為家人子。

歲餘，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，且死，謂太子曰：「妾死非天命，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。」太子憐之，且以為然。及司馬良娣死，太子悲恚發病，忽忽不樂，因以過怒諸娣妾，莫得進見者。久之，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，欲順適其意，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，政君與在其中。及太子朝，皇后乃見政君等五人，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。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，不得已於皇后，強應曰：「此中一人可。」是時政君坐近太子，又獨衣絳緣諸于，長御即以為是。皇后使侍中杜輔、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，見丙殿。得御幸，有身。先是者，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，御幸久者七八年，莫有子，及王妃一幸而有身。甘露三年，生成帝於甲館畫堂，為世適皇孫。宣帝愛之，自名曰驁，字太孫，常置左右。

後三年，宣帝崩，太子即位，是為孝元帝。立太孫為太子，以母王妃為婕妤，封父禁為陽平侯。後三日，婕妤立為皇后，禁位特進，禁弟弘至長樂衛尉。永光二年，禁薨，謚曰頃侯。長子鳳嗣侯，為衛尉侍中，皇后自有子後，希復進見。太子壯大，寬博恭慎，語在《成紀》。其後幸酒，樂燕樂，元帝不以為能。而傅昭儀有寵於上，生定陶共王。王多材藝，上甚愛之，坐則側席，行則同輦，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。時鳳在位，與皇后、太子同心憂懼，刺侍中史丹擁右太子，語在《丹傳》。上亦以皇后素謹慎，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，故得不廢。

元帝崩，太子立，是為孝成帝。尊皇后為皇太后，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，益封五千戶。王氏之興自鳳始。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，食邑萬戶。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，食邑。

其夏，黃霧四塞終日。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、博王馴勝等，對皆以為：「陰盛侵陽之氣也。高祖之約也，非功臣不侯，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，非高祖之約，外戚未曾有也，故天為見異。」言事者多以為然。鳳於是懼，上書辭謝曰：「陛下即位，思慕諒闇，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，上無以明聖德，下無以益政治。今有孛星天地赤黃之異，咎在臣鳳，當伏顯戮，以謝天下。今諒闇已畢，大義皆舉，宜躬親萬機，以承天心。」因乞骸骨辭職。上報曰：「朕承先帝聖緒，涉道未深，不明事情，是以陰陽錯繆，日月無光，赤黃

之氣，充塞天下。咎在朕躬，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，欲上尚書事，歸大將軍印綬，罷大司馬官，是明朕之不德也。朕委將軍以事，誠欲庶幾有成，顯先祖之功德。將軍其專心固意，輔朕之不逮，毋有所疑。」

後五年，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，謚曰共侯。有遺腹子奉世嗣侯，太后甚哀之。明年，河平二年，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，商成都侯，立紅陽侯，根曲陽侯，逢時高平侯。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謂之「五侯」。太后同產唯曼蚤卒，余畢侯矣。太后母李親，苟氏妻，生一男名參，寡居。頃侯禁在時，太后令禁還李親。太后憐參，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。上曰：「封田氏，非正也。」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。王氏子弟皆卿、大夫、侍中、諸曹，分據勢官滿朝廷。

大將軍鳳用事，上遂謙讓無所顓。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。上召見歆，誦讀詩賦，甚說之，欲以為中常侍，召取衣冠。臨當拜，左右皆曰：「未曉大將軍。」上曰：「此小事，何須關大將軍？」左右叩頭爭之。上於是語鳳，鳳以為不可，乃止。其見憚如此。

上即位數年，無繼嗣，體常不平。定陶共王來朝，太后與上承先帝意，遇共王甚厚，賞賜十倍於它王，不以往事為纖介。共王之來朝也，天子留，不遣歸國。上謂共王：「我未有子，人命不諱，一朝有它，且不復相見。爾長留侍我矣！」其後，天子疾益有瘳，共王因留國邸，旦夕侍上，上甚親重。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，會日蝕，鳳因言：「日蝕，陰盛之象，為非常異。定陶王雖親，於禮當奉藩在國。今留侍京師，詭正非常，故天見戒。宜遣王之國。」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。共王辭去，上與相對涕泣而決。

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，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，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。天子召見章，延問以事，章對曰：「天道聰明，佑善而災惡，以瑞異為符效。今陛下以未有繼嗣，引近定陶王，所以承宗廟，重社稷，上順天心，下安百姓。此正義善事，當有祥瑞，何故致災異？災異之發，為大臣顓政者也。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，建遣之國，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，顓擅朝事以便其私，非忠臣也。且日蝕，陰侵陽、臣顓君之咎，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，天子曾不一舉手，鳳不內省責，反歸咎善人，推遠定陶王。且鳳誣罔不忠，非一事也。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，內行篤，有威重，位歷將相，國家柱石臣也，其人守正，不肯詘節隨鳳委曲，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，身以憂死，眾庶愍之。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，於禮不宜配御至尊，托以為宜子，內之後宮，苟以私其妻弟。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。且羌胡尚殺首子以蕩腸正世，況於天子而近

已出之女也！此三者皆大事，陛下所自見，足以知其餘，及它所不見者。鳳不可令久典事，宜退使就第，選忠賢以代之。」

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，上不能平。及聞章言，天子感寤，納之，謂章曰：「微京兆尹直言，吾不聞社稷計！且唯賢知賢，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。」於是章奏封事，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「先帝時歷二卿，忠信質直，知謀有餘。野王以王舅出，以賢復人，明聖主樂進賢也。」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，聲譽出鳳遠甚，方倚欲以代鳳。

初，章每召見，上輒辟左右。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，具知章言，以語鳳。鳳聞之，稱病出就第，上疏乞骸骨，謝上曰：「臣材駑愚戇，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，宗族蒙恩，賞賜無量。輔政出入七年，國家委任臣鳳，所言輒聽，薦士常用。無一功善，陰陽不調，災異數見，咎在臣鳳奉職無狀，此臣一當退也。《五經》傳記，師所誦說，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，《易》曰『折其右肱』，此臣二當退也。河平以來，臣久病連年，數出在外，曠職素餐，此臣三當退也。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，臣猶自知當遠流放，又重自念，兄弟宗族所蒙不測，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，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，誠歲余以來，所苦加侵，日日益甚，不勝大願，願乞骸骨，歸自治養，冀賴陛下神靈，未埋發齒，期月之間，幸得瘳愈，復望帷幄，不然，必置溝壑。臣以非材見私，天下知臣受恩深也；以病得全骸骨歸，天下知臣被恩見哀，重巍巍也。進退於國為厚，萬無纖介之議。唯陛下哀憐！」其辭指甚哀，太后聞之為垂涕，不御食。

上少而親倚鳳，弗忍廢，乃報鳳曰：「朕秉事不明，政事多闕，故天變婁臻，咸在朕躬。將軍乃深引過自予，欲乞骸骨而退，則朕將何向焉！《書》不雲乎？『公毋困我』。務專精神，安心自持，期於亟廖，稱朕意焉。」於是鳳起視事。上使尚書劾奏章：「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，而私薦之，欲令在朝阿附諸侯；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，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，非所宜言。」遂下章吏。廷尉致其大逆罪，以為「比上夷狄，欲絕繼嗣之端；背畔天子，私為定陶王。」章死獄中，妻子徙合浦。

自是公卿見鳳，側目而視，郡國守相、刺吏皆出其門。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，列於三公。而五侯群弟，爭為奢移，賂遺珍寶，四面而至；後廷姬妾，各數十人，僮奴以千百數，羅鐘磬，舞鄭女，作倡優，狗馬馳逐；大治第室，起土山漸臺，洞門高廊閣道，連屬彌望。百姓歌之曰：「五侯初起，曲陽最怒，壞決高都，連竟外杜，土山漸臺西白虎。」其奢僭如此。然皆通敏人事，好士養賢，傾財施予，以相高尚。

鳳輔政凡十一歲。陽朔三年秋，鳳疾，天子數自臨問，親執其手，涕泣曰：「將軍病，如有不可言，平阿侯譚次將軍矣。」鳳頓首泣曰：「譚等雖與臣至親，行皆奢僭，無以率導百姓，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，臣敢以死保之。」及鳳且死，上疏謝上，復固薦音自代，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。天子然之。

初，譚倨，不肯事鳳，而音敬鳳，卑恭如子，故薦之。鳳薨，天子臨吊贈寵，送以輕車介士，軍陳自長安至渭陵，謚曰敬成侯。子襄嗣侯，為衛尉。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，而平阿侯譚位特進，領城門兵。谷永說譚，令讓不受城門職，由是與音不平，語在《永傳》。

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，小心親職，歲餘，上下詔曰：「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，勤勞國家，前為御史大夫，以外親宜典兵馬，入為將軍，不獲宰相之封，朕甚慊焉！其封音為安陽侯，食邑與五侯等，俱三千戶。」

初，成都侯商嘗病，欲避暑，從上借明光宮，後又穿長安城，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，立羽蓋，張周帷，輯濯越歌。上幸商第，見穿城引水，意恨，內銜之，未言。後微行出，過曲陽侯第，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。於是上怒，以讓車騎將軍音。商、根兄弟欲自黥、劓謝太后。上聞之大怒，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、京兆尹：「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，決引澧水，曲陽侯根驕奢僭上，赤墀青瑣，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，賓客為群盜，司隸、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。」二人頓首省戶下。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：「外家何甘樂禍敗，而欲自黥、劓，相戮辱於太后前，傷慈母之心，以危亂國！外家宗族強，上一身寢弱日久，今將一施之。君其召諸侯，令待府捨。」是日，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。車騎將軍音藉槁請罪，商、立、根皆負斧質謝。上不忍誅，然後得已。

久之，平阿侯譚薨，謚曰安侯，子仁嗣侯。太后憐弟曼蚤死，獨不封，曼寡婦渠供養東宮，子莽幼孤不及等比，常以為語。平阿侯譚、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。久之，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，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。後又封太后姊子淳天長為定陵侯。王氏親屬，侯者凡十人。

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，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，領城門兵，置幕府，得舉吏如將軍。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，語在《鄴傳》。王氏爵位日盛，唯音為修整，數諫

正，有忠節，輔政八年，薨。吊贈如大將軍，謚曰敬侯。子舜嗣侯，為太僕侍中。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，而紅陽侯立位特進，領城門兵。商輔政四歲，病乞骸骨，天子憫之，更以為大將軍，益封二千戶，賜錢百萬。商薨，吊贈如大將軍故事，謚曰景成侯，子況嗣侯。紅陽侯立次當輔政，有罪過，語在《孫寶傳》。上乃廢立，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，歲余益封千七百戶。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，是歲薨，謚曰戴侯，子買之嗣侯。

綏和元年，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，而定陶共王已薨，子嗣立為王。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，為王求漢嗣，根為言，上亦欲立之，遂徵定陶王為太子。時根輔政五歲矣，乞骸骨，上乃益封根五千戶，賜安車駟馬，黃金五百斤，罷就第。

先是，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，為衛尉侍中，在輔政之次。是歲，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，長下獄死，立就國，語在《長傳》。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，上亦以為莽有忠直節，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。

歲餘，成帝崩，哀帝即位。太后詔莽就第，避帝外家。哀帝初優莽，不聽。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。上乃下詔曰：「曲陽侯根前在位，建社稷策。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，導朕，忠誠專一，有舊恩。新都侯莽憂勞國家，執義堅固，庶幾與為治，太皇太后詔休就第，朕甚閔焉。其益封根二千戶，舜五百戶，莽三百五十戶。以莽為特進，朝朔望。」又還紅陽侯立京師。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，心不能善，以初立，故優之。

後月餘，司隸校尉解光奏：「曲陽侯根宗重身尊，三世據權，五將秉政，天下輻湊自效。根行貪邪，臧累巨萬，縱橫恣意，大治室第，第中起土山，立兩市，殿上赤墀，戶青瑣；遊觀射獵，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，陳為步兵；止宿離宮，水衡共張，發民治道，百姓苦其役。內懷奸邪，欲管朝政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，蔽上壅下，內塞王路，外交藩臣，驕奢僭上，壞亂制度，案根骨肉至親，社稷大臣，先帝棄天下，根不悲哀思慕，山陵未成，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、王飛君等，置酒歌舞，捐忘先帝厚恩，背臣子義。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，不思報厚恩，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，皆無人臣禮，大不敬不道。」於是天子曰：「先帝遇根、況父子，至厚也，今乃背忘恩義！」以根嘗建社稷之策，遣就國。免況為庶人，歸故郡。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，皆罷。

後二歲，傅太后、帝母丁姬皆稱尊號。有司奏：「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，貶抑尊號之議，

虧損孝道，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，皆就國。」天下多冤王氏。

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：「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，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，聖策深遠，恩德至厚。惟念先帝之意，豈不欲以陛下自代，奉承東宮哉！太皇太后春秋七十，數更憂傷，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、傅。行道之人為之隕涕，況於陛下，時登高遠望，獨不漸於延陵乎！」哀帝深感其言，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。

元壽元年，日蝕。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，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。曲陽侯根薨，國除。

明年，哀帝崩，無子，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，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，是為平帝。帝年九歲，當年被疾，太后臨朝，委政於莽，莽顓威福。紅陽侯立莽諸父，平阿侯仁素剛直，莽內憚之，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、仁就國。莽日誑耀太后，言輔政致太平，群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。后遂遣使者迫守立、仁令自殺。賜立謚曰荒侯，子柱嗣，仁謚曰刺侯，子術嗣。是歲，元始三年也。

明年，莽風群臣奏立莽女為皇后。又奏尊莽為宰衡，莽母及兩太子皆封為列侯，語在《莽傳》。

莽既外一群臣，令稱已功德，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，賂遺以千萬數。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，君力為廣惠君，君弟為廣施君，皆食湯沐邑，日夜共譽莽。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，莽欲虞樂以市其權，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，存見孤寡貞婦。春幸繭館，率皇后、列侯夫人桑，遵霸水而祓除；夏游徼宿、鄠、杜之間；秋歷東館，望昆明，集黃山宮；冬饗飲飛羽，校獵上蘭，登長平館，臨涇水而覽焉。太后所至屬縣，輒施恩惠，賜民錢、帛、牛、酒，歲以為常。太后從容言曰：「我始入太子家時，見於丙殿，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。」莽因曰：「太子宮幸近，可一往遊觀，不足以為勞。」於是太后幸太子宮，甚說。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，莽自親侯之。其欲得太后意如此。

平帝崩，無子，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，年二歲，托以卜相為最吉。乃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，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，如周公傅成王故事。太后不以為可，力不能禁，於是莽遂為攝皇帝，改元稱制焉。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，更舉兵欲誅莽。太后聞之，曰：「人心不相遠也。我雖婦人，亦知莽必以是自危，不可。」其後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，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，太后大驚。

初，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，秦王子嬰降於軹道，奉上始皇璽。及高祖誅項籍，即天子位，因御服其璽，世世傳受，號曰漢傳國璽，以孺子未立，璽臧長樂宮。及莽即位，請璽，太后不肯授莽。莽使安陽侯舜諭指。舜素謹敕，太后雅愛信之。舜既見，太后知其為莽求璽，怒罵之曰：「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，富貴累世，既無以報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時，奪取其國，不復顧恩義。人如此者，狗豬不食其餘，天下豈有而兄弟邪！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，變更正朔服制，亦當自更作璽，傳之萬世，何用此亡國不詳璽為，而欲求之？！我漢家老寡婦，旦暮且死，欲與此璽俱葬，終不可得！」太后因涕泣而言，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。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謂太后：「臣等已無可言者。莽必欲得傳國璽，太后寧能終不與邪！」太后聞舜語切，恐莽欲脅之，乃出漢傳國璽，投之地以授舜，曰：「我老已死，如而兄弟，今族滅也！」舜既得傳國璽，奏之，莽大說，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，大縱眾樂。

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，易其璽綬，恐不見聽，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，上書言：「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，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，當隨漢廢，以奉天命」。莽乃車駕至東宮，親以其書白太后。太后曰：「此言是也！」莽因曰：「此悖德之臣也，罪當誅！」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，文言「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。」莽乃下詔曰：「予視群公，咸曰『休哉！其文字非刻非畫，厥性自然』。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，更命太皇太后為『新室文母太皇太后』，協於新、故交代之際，信於漢氏。哀帝之代，世傳行詔籌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，當為歷代母，昭然著明。於祗畏天命，敢不欽承！謹以令月吉日，親率群公諸侯卿士，奉上皇太后璽紱，以當順天心，光於四海焉。」太后聽許。莽於是鴆殺王諫，而封張永為貢符子。

初，莽為安漢公時，又諂太后，奏尊元帝廟為高宗，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。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，絕之於漢，不令得體元帝。墮壞孝元廟，更為文母太后起廟，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，既成，名曰長壽宮。以太后在，故未謂之廟。莽以太后好出遊觀，乃車駕置酒長壽宮，請太后。既至，見孝元廟廢徹塗地，太后驚，泣曰：「此漢家宗廟，皆有神靈，與何治而壞之！且使鬼神無知，又何用廟為！如令有知，我乃人之妃妾，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！」私謂左右曰：「此人嫚神多矣，能久得晁乎！」飲酒不樂而罷。

自莽篡位後，知太后怨恨，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，然愈不說。莽更漢家黑貂，著黃貂，又改漢正朔伏臘日。太后令其官屬黑貂，至漢家正臘日，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。

太后年八十四，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。三月乙酉，合葬渭陵。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：「太陰之精，沙麓之靈，作合於漢，配元生成。」著其協於元城沙麓。太陰精者，謂夢月也。太后崩後十年，漢兵誅莽。

初，紅陽侯立就國南陽，與諸劉結恩，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。世祖初起，丹降，為將軍，戰死。上閔之，封丹子泓為武桓侯，至今。

司徒掾班彪曰：三代以來，《春秋》所記，王公國君，與其失世，稀不以女寵。漢興，后妃之家呂、霍、上官，幾危國者數矣。及王莽之興，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，饗國六十餘載，群弟世權，更持國柄，五將十侯，卒成新都。位號已移於天下，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，不欲以授莽，婦人之仁，悲夫！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